

隱居通議

卷一五至卷十九



隱居通議卷十五

南豐劉



文章三

樊宗師文

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觀之亦何奇古之有礲夏磊塊類不可讀如第一句曰絳卽東雍爲守理所猶爲可曉第二句曰稟參實沈分第三句曰氣蓄兩河潤便已作怪第四句曰有陶唐冀遺風餘思纔覺平順第五句則又曰晉韓魏之相剝剖

隱居通議卷十五

一讀畫齋藏書丙

云云自此而下皆層疊怪語矣其末曰攷其臺亭沼池之增益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尙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予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誅幾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鹵生物瘠引古沃澣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附於汚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以上皆結語而不知意落何處凡文章必有樞紐有脈絡開闔起伏抑揚布置自有一定之法今徒以詭異險澀難讀爲工其於六經簡嚴易直之旨合乎否也按

宗師字紹述仕唐與韓文公同時歷金部郎中絳州刺史徵拜左司郎中又爲縣州刺史徙絳州遷諫議大夫卒韓公銘其墓謂紹述文必已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不煩繩削而自合其意已寓抑揚矣夫作文而無所統紀則亦何等文章邪至於銘則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公之譏訾世俗是矣又曰文從字順各識職則似以樊爲不然者夫六經之文無不可讀而不害其爲古繫辭春秋俱出聖筆其文從字順蓋如此也商盤周誥佶屈聱牙則以秦火之餘出於伏生口授而然齊語固異而況九十之老齒豁而音微又雜以方言安得不佶屈聱牙要亦出於自然非作爲也今樊文作意求新殆近於怪惟求其不可讀而不望其必可傳其去經也遠矣律以從順未知其何如而世或稱其奇古至篤嗜而不置何也

廬山公九錫文

按南齊文廬作驢殊失比體當以此文爲正

宋袁淑俳諧文廬山公九錫云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慨應邗隨驅

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  
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元象俛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  
不忒雖挈壺者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  
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  
絳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玉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  
麥既熟食須精麩負磑回衝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  
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  
是用遣中大夫閻邱羸加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  
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

隱居通議卷十五

三讀畫齋叢書丙

浦之朱廬封爾爲廬山公以上皆淑之文韓文公效此  
體作毛穎傳而洪慶善乃云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洪  
以爲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於莊周寓言則是不知韓  
之所始矣但袁韓俱以文爲戲者而淑之文則六朝體  
耳韓祖太史公故高近世劉會孟稱江丞相爲廬山公  
無乃不雅豈不念及此邪

張才叔義

朱文公曰胡致堂議論俊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  
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

王義陳子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予嘗欲得張才叔之義觀之而不可得近乃從盱城朋友處借鈔一本甲戌正月用行在所刊者核定今錄于左按鄱陽銀峯諸先生傳云公諱庭堅字才叔元祐人才榜眼及第初仕太學作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其夜夢三仁來謝舊會刻石於東京今讀其文令人感慨興起真識仁人義士之心於千載之上

以上傳中語

南渡前經義簡實典古有補

世教豈若近世浮虛磔裂者所爲宜爲先儒之所深取也其義曰

隱居通議卷十五

四讀書齋叢書丙

君子之於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虛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在鬼神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其謀之出於此歟故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悟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導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所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矣爲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爲親者惟王子比干箕子也二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

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待天下之賢俊使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己子孫弗率其亡形己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戾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君子所以報我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而已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而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隳則微子

隱居通議卷十五

五讀畫齋叢書內

以爲深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而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然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污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者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者愧夫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甘囚奴自獻其忠是三子非苟爲也

處垂亡之地尤拳拳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於志之所欲而以期先王之知耳古之所謂皎然不欺其心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者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亦所難辨也比干以死自誓無足疑者故不必告人而微子不免於去箕子寧忍辱以待亡者重去就之義而原之故也不然何以竝稱三仁哉

無垢先生張文忠公九成曰比干不荅二孔謂心同

孔安

隱居通議卷十五

六讀書齋叢書內

國孔穎達張庭堅本鄭氏謂死節易明予謂儻如二孔所言不當言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三人之志各有所在

吉州所刊跋語云此中興前近二百年書義也至今尚可咀嚼如此曷可訝其爲古哉蓋吾儕所作時文本自無用然能以義理爲主發揮聖賢心事於千百載之上亦自打顛不碎如此篇文雖簡格雖與今不同然議論正當辭不迫而意已獨至所以屢經前輩品題

潭州攸縣張次邕所著筆錄亦載此篇云得於東萊文鑑中又云才叔眉山人國家承平時四川未有類省皆

試於京師才叔試此文畢忽睹三人皆古冠服長揖曰  
公可謂能言我三人心事矣

祭蘇文忠文

李方叔薦受知坡翁甚深坡翁卒於常州方叔以文醜  
之有曰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  
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雄之氣文氣甚壯

耶律德光滅晉事蹟

玉堂閒話不知誰作也所記多五代晉漢閒事散見於  
類書中惜未覩其全帙爾嘗見有一段論歷代夷狄之

隱居通議卷十五

七讀書齋叢書丙

禍於耶律德光滅晉之事憤慨甚深千載傷感因錄其  
說於左

丙午歲十二月戎師犯闕明年三月十七日胡王自汜  
而北是日路次赤岡日過舖忽盧帳中有聲殷殷然若  
雷起於地下胡王懼召術者占之術者給云此土地神  
所作乃命祭禱焉四月過邢州胡王遇疾嘗一日向夕  
有大星墮穹廬之前胡王見而惡之但唾祝而已蕃漢  
從官皆覩其異十六日行次欒城疾遂亟二十一日乃  
殂訪其所殂之地則曰殺胡林也初胡王之將南也下

令鎮定閒數州悉使藏冰至是嬰疾熱作不勝苦命近  
州輸冰於手足心腋之閒皆多置冰以至於絕及其殂  
也左右破其腹捐其腸胃用鹽數斗以內之載而北去  
漢人目爲帝靶焉嘗試論之曰夷狄異類一氣所生歷  
代以來互興迭盛故周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獫狁之難秦項之後匈奴始強控弦百萬抗衡中國後  
漢中葉患在諸羌桓靈之衰二虜抗熾魏晉以降喪亂  
宏多竊命盜國蓋非一焉周隋之閒吐渾爲暴大業之  
後突厥稱制皇唐受命頗患諸戎貞觀之初延陀內侮  
天后之際奚霫犯邊次則吐蕃大興後則回紇作孽黃  
蔡之末沙陀得志爰及近世契丹最雄自非明主賢君  
神功聖德則不能攘猾夏亂華之類拯橫流熾爨之災  
觀夫契丹自數十年以來頗有凌跨之意吞并諸國奄  
有疆土清泰之末橫行中原興晉滅唐假號稱帝幽燕  
雲朔盡入提封玉帛綺紈悉盈沙漠石氏失馭姦臣賣  
國雄師毅卒束手送降赤子蒼生連頸受戮君父失守  
將相爲俘荆棘旅於宮庭狐兔游於寢廟雲昏日慘鬼  
哭神悲開闢以還未有若此之亂也豈非時鍾剝運天

隱居通議卷十五

產姦雄不然則安得鉤爪鋸牙恣行吞噬氈裘左衽專  
爲桀鵞且夫一女銜冤三年赤地一夫仰訴五月嚴霜  
豈有百萬黎庶膏鏗血刃而蕩蕩上帝竟無意於覆燾  
乎物不可以終否道不可以終窮天方啟漢真人崛起  
渠魁隕斃腥蕘自除詳其殷雷之怪藏冰之兆殺胡之  
讖星墜之妖則胡王之死豈偶然哉

此論詞簡而意足非苟作者殊不似五代卑陋之文也  
未詳作者氏名當考

### 三蘇

#### 隱居通議卷十五

九讀畫齋叢書丙

三蘇皆得謚文老泉文安東坡文忠穎濱文定森然鼎  
峙爲一代文宗老泉之文豪健東坡之文奇縱而穎濱  
之文深沈差不逮其父兄故世之讀之者鮮焉惟進卷  
中歷代論如夏商三國東晉數篇却自精妙有味他作  
如御風詞超然特出者甚少然其所作古史則議論高  
絕又非坡所及又作管幼安畫贊甚佳蓋有爲而發今  
錄於此

### 管幼安畫贊

子自龍川歸居穎川十有二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乃

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  
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  
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  
子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  
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  
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  
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  
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  
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

隱居通議卷十五

十讀書齋叢書內

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  
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  
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  
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  
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之賢也然直己者終害  
其身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誰與哉舊  
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  
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囿歲時祀其先  
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子欲使畫工以意倣

髯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  
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子獨  
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能自全幼安之  
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  
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  
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諫用兵書

東坡長於論事筆端有口真是入妙其代張方平諫用  
兵書熙寧十年有曰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

隱居通議卷十五

十一讀畫齋藏書

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  
涂于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  
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  
之哭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鼈以  
爲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  
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  
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此疏甚佳見食者一

本作死  
者非是

游桓山記

坡翁作游桓山記感慨深長超然物化其辭曰元豐二  
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  
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  
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  
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  
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夫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  
人也子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已化爲飛塵蕩爲  
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  
使魋而無知也子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  
子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  
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雜石嵯  
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  
馬之藏與水偕逝兮歌闋而去

序鼂君成詩

東坡先生序鼂君成詩集有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  
張湯宐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  
揚雄宐有後者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  
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

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此論甚新可以爲世戒

### 荅謝民師書

又荅謝民師書有曰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大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相如同

### 隱居通議卷十五

十三讀畫齋校書丙

科雄之陋如此先生此論深中子雲之病

### 序樂全文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此論自坡翁發之而後世宗其說

### 滕元發墓銘

東坡翁銘滕元發墓言其姿度雄爽英偉大度以爲天下異人因其文想其人眞卓犖不羣者也坡翁此志筆力跌蕩振發風起水涌眞足以發揚之儻筆弱則失之矣元發舊名甫字元發後避父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舉進士第三仕至光祿大夫龍圖閣學士本東陽人也葬蘇州長洲縣

評柳子厚

坡翁曰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不知以柳之文言邪抑以其學言邪無姓和尚碑

隱居通議卷十五

十四讀畫齋叢書丙

尤妙

龍川宗歐文

龍川先生陳公亮喜歐陽文其所作有絕似處嘗選歐文一百三十篇命曰歐陽文粹其序有曰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穉什百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

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代儒起而摩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媿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之師法未幾而科舉利祿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又曰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豪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以上皆龍川所作而亦紆餘寬平甚似歐文豈非誦習之熟自然逼真歟歐曾王蘇四家爲宋文宗然皆未嘗用怪文奇字刻琢取新而趣味深沈自不可及若歐則尤純粹宜其爲一代之宗工羣公之師範也所著豐樂亭記實爲妙筆龍川文粹不首取之而乃附見於拾遺殆不可曉

曾平山序水雲村詩

金谿曾子良自號平山南豐族裔也以能賦擢咸淳戊辰第累任至建德府淳安令甫三月國事變歸隱山中鬻文以自給辛卯秋予訪之年六十有八矣蓋別二十年而復會欣然道舊明年以予所作水雲村吟彙往請

教焉辱爲序曰

宋初南豐儒家望族二曰江樓劉氏曰密國曾氏我密公迨江樓公相好於時我遠祖十五公猶在豐也其後十五公旣來宅於金谿自是與江樓公家子孫遠矣至於子良之身而江樓公之諸孫水雲村起潛君堦實來顧予於常安莊之寓舍予不勝粉榆松楸之涕且歸一日以其詩若文示予也曰子爲我言焉子言之先正文定公言之也其自我江樓公以下實寵嘉之予謝不敏一日以其詩示予也而文未之見詩予視之古視選近

隱居通議卷十五

十六 讀書齋叢書丙

古視黃律五視杜七視杜若黃絕五視選七視晚唐而軼焉皆合大家數蓋其材全其力鉅其氣雄故能持衆嫩而不自以爲名刻衆形而不自以爲功知名早所知皆名公也若予所敬千峯陳公年魁如心陳公莫逆次山趙公皆深知君子恨納君交晚予何言晚不恨恨世易三公者或以其老且智不見兵革或以其強而勇著名節廟食他邦獨予與君自靖獻僥倖不死今者乃得與相見敘世契如未經亂離時雖可恨亦可幸而甚可恨者以君之才之學不一試用僅容諸侯竟卷懷於此

吾儒事業當不止是然後知千峯公之期君也深而君之自得也亦深矣嗟夫日月之經於天也而行江河之經於地也而流彼豈有所爲而爲之哉予與陳公講之於鳳皇山之下熟矣尚其相與勉之以毋負陳公之意以毋忝我兩家所生云元默執徐後六月辛卯朔里契家生曾子良序

論語四贊

平山公嘗作論語四贊甚佳志道贊曰道既是我志又是誰千五百年惟孔仲尼據德贊曰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實有諸己而非以力依仁贊曰仁者人也造次弗違體貼出來如人著衣游藝贊曰習無不利不習而利精義入神事理不二

隱居通議卷十五

七讀畫齋叢書丙

隱居通議卷十五

隱居通議卷十六

南豐劉堦起潛著

文章四

張侍郎簡牘

侍郎張公淵微字孟博建昌新城人父介登進士科仕至湖南運幹公明易工文詞而不利於鄉舉淳祐丙午流寓湖北赴運司試中選貢禮部明年擢進士第一人授承事郎簽書昭慶軍判官廳公事曩更朝蹟權吏部侍郎忤賈似道免歸以集英殿脩誤起知饒州未行以

隱居通議卷十六

一讀畫齋叢書丙

御史疏罷奉宮觀祿又以舒有開疏罷而卒公爲文斬截峻刻得左氏文法屢求其藁子孫無在者亡矣適得其簡牘二三俱可觀因錄存之且紀其舊聞曰建昌鄉試取士解額三十七名而周易義當其一寶祐乙卯歲公服喪里居是歲貢舉試士時盱城張天民明易其文筆冠一時而同經之能者又五十有二人意其間必有一中選矣及榜出則中者乃余裕新城俗子也大失眾望于是天民等五十三人聯名致書于公言余非才冒舉辱易經負舉選意若以公爲本經盟主而赴愬之公

因易以荅筆力甚偉其書曰

某自罹陟帖之憂廬深山莫與往來厭謹氏名不得通  
于故交時英游鱗何從尺素書抵寓驛中自家上歸得  
之亟薰香奉觀視其題條冰之光脩史學士其人伸其  
幅聯璧之輝先覺天民其元某何人何以得斯何以稱  
哉謹再三讀文采鉅麗詞勢縱橫主易經之齊盟立善  
類之赤幟足張吾軍不勝擊節惟是潔靜精微之學昔  
嘗從事于斯而不得其師惟天民諸君子發天之祕擴  
聖之疆精禘六爻之夢度越九師之說競秀于盱名震

隱居通議卷十六

二 讀畫齋敬書內

于京師蓋所願學而未遇者明天子興賢鄉大夫薦書  
此一舉也羣五十三雋緊裕乎文鳴楊陸張黃胡涂王

鄒此八人者當  
時考試官也

固已蹶動聳造相顧太息吾盱之有人

於此五十三雋復拔其尤以先登猶有二十八宿爲雲  
臺之儲二十四氣當凌煙之選也顧舍是而他有一焉  
黃鐘棄而瓦缶鳴賢士無聞如來翰之所云云辱經辱  
盱辱科豈不太駭觀聽邪試爲諸君子說筮云是謂睽  
之歸妹蔑甚負涂之豕變爲無血之羊始于載鬼終于  
虛筐睽卦不在三十七數而歸妹又不五十三數以

睽之三十八而厠諸三十七人之列非據也以歸妹之  
五十四而加諸五十三人之上非人也非據則名必辱  
非人則身必危既辱且危祇撥禍也是卦也離之震亦  
震之離晉獻公筮嫁伯姬亦遇之是反復同一凶也且  
其繇曰士刳羊無血也女承筐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  
償也彼妄一人以柔乘剛以小人乘君子之器蕪藜之  
據已甚高墉之射莫逃無號終有凶耳豈特責言不可  
償殆有甚焉史蘇不云乎車脫火焚歸妹睽孤六年其  
逋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虛吁可畏也是豈特終朝之三

隱居通議卷十六

三讀書齋叢書丙

禡也歟識者竊爲彼悲之嘗試爲諸君布著四營而得  
艮之漸艮之止時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  
之進也是蓋易之五十三卦也其在五言有序中正之  
言終莫之勝吉艮之漸三歲得所願也三年將尋師焉  
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矣今日院豎子顧勞悉師邪抑  
天民有言雖聖人不敢盡其機或因鄧侯從天民願學  
而得所謂機焉其亦有以折衷乎此不宣

荅饒蘭坡士堯赴省試書

某不材見棄于時桑梓羞之歸省先人墓而不敢居以

是不得侍於下風東上維時濟濟者眾峨峨纓冠其往  
又是一番新郎君謂吾衰而與吾雪恥鄉之士如吾士  
堯吾所望是以寓拳拳朝夕引領魁旆于征其道盱城  
其當慶餞于道周明年其魁蘭宮是吾蘭坡則吾所深  
期朝夕是贊是祝矣書來遜未遑日朽輒而灰心此非  
子游所望於子綦也且聞夫子之足廖矣猶曰未果于  
行也何居我是用勸往哉用所學以昌斯世在此行毋  
懷寶而迷邦人之賴士堯其無數頃貺水芝渌料一物  
之寓一理存無塞其心而澡其德敢不承厚意焉不宣

隱居通議卷十六

四讀書齋叢書丙

案荷爲水  
芝見本草

約鄉友會飲帖

枌社數交朋萍蹤幾聚散小山良集以誠子之還諸賓  
主皆歸榮途而幾道赴新任伯雨趁新闕惟老我與方  
塘翁尙一丘一壑可無尊酒論別偕仲華惠卿諸君子  
聯騎我顧幸甚草草不枝幅

二友爭山界爲勸和作盟書

某側聞某氏某氏各有詞于官各爲其先塋皆孝子之  
爭識者聞而義之義之將助之助之云何助之爭而已

彼兩爭此不可兩助兩助之不可惟兩助而兩平之其  
可切惟兩墓共一山久爲比鄰本自無所爭一山覆兩  
墓互爲掩映本亦在所不必爭得無有傍人鬪謀于其  
間切以鬪謀者不過曰某地是某家業今乃爲某家封  
植某木在某山今爲某家保障由是兩者之言入而兩  
家之訟興其聞官則又將煩邑糾呼里正集鄰保入山  
林相畝步視高下立標表量丈尺如是動眾山靈不寧  
會謂兩家子以孝聞而以是動先靈乎是必非所願是  
合斷之曰甲之墓以乙之山爲保障則乙之保是山猶  
吾保是山也乙之山以甲之墓爲屏蔽則甲之保是山  
猶吾保是山也毋斬一木毋侵軼毋以平常之地起爭  
端有踰此盟山靈殛之俾墜其家無克祚世於是薦酒  
結券二子咸舉首曰命之矣復以是載書盟于官以重  
其信焉

龔祥甫墓志銘

新城有士曰劉尙父夢桂與張公友善亦工古文景定  
辛酉歲以詩義魁鄉薦不第而終壬戌之秋予嘗訪之  
敘宗盟殊篤有書齋扁曰方塘卽前所謂方塘翁者也

嘗爲里友龔祥甫墓志其文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昔聞其言於師聃而於里中龔祥甫疑焉子不終養而先逝婦勉守志而病狂一老嫠遺閔斯鞠孫嗚呼獨也無子視孫孤也無父視祖祖孫二人獨孤相視而祥甫年已七十視蔭不能待矣以景定二年十一月某日卒子聲道去之已十年婦黃今猶寡佛老今承重有妄意室中之藏者持其家事昵親養其勸弗救錘耗於室粒耗於倉弗考或牽之牛貨之豕弗治誘是藐孤博與游弗迪意將蕩其志而毀其家言念

隱居通議卷十六

六讀畫齋叢書丙

租茶漂搖風雨斯天不與善乎申包胥有言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祥甫受學我先師中奉大夫龍山先生張公介先生之子淵微今爲吏部侍郎于祥甫父子若孫世契也里居間赴爲泣然曰善人也而逝其孫疇依旣又目擊人眾者之爲抱不平曰不可使亡友肉未寒而有此今惟其孤是卹惟祥甫襄事是圖非有司無以杜鄰胥戕者爲白于官首黜其僕而警其族之不成責親房扶持之銖銅勺粟畢登之籍先是祥甫爲佛老請婚于子姪孫委禽矣侍郎謂可以相其孤奉母也屬

持柯者有抑塞又白于官移文二家同養焉自是得所  
翼馮外禦其侮而天者其定矣初侍郎廬母夫人墓登  
雲蔭山望谿南中阮氣勢鬱鬱以杖叩老龍曰噫將誰  
之藏也以勸祥甫爲自謀至是卜葬向以癸食厝以壬  
戌八月某日食誅茅開阡見者曰吉天殆興龔氏也夫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地理書亦云天地惜至寶以賞  
善人祥甫蚤歲屬文有聲庠序遭寇亂無仕進意遂罷  
舉子業而侍郎每稱吾老友必有取矣殆哀雖不言而  
四時之氣備歟平居于人無忤睦親族以禮撫臧獲以  
恩未嘗疾言厲色家量出入嘗值歲凶閉之糶者皆是  
已獨發廩如常時夫是以鄉里稱善人吾是以必其必  
有報也祥甫字也名應龍世家新城葬之前五日佛老  
謀所以志諸幽者侍郎謂余子于祥甫親家也宜銘之  
銘曰人心之初有善無惡無惡卽善勿刻其璞璞也能  
存宜爾恂恂歸于其真善人之墳鬱鬱千春尙克昌而  
子孫

隱居通議卷十六

七讀畫齋鼓書丙

嗣漢三十六代天師簡齋張真人墓志銘

昔廬山江丞相萬里爲三十五代天師志墓其文奇偉

超卓讀之不厭近廬陵劉大博辰翁亦爲三十六代天師志墓雖極刻斲摩厲之工而趣味有不及焉軌錄于後

自昌意以來號稱神明之胄者旣無不歷亂磨滅獨漢天師張氏祖諱良以劔印傳如禹鼎延至魏晉六朝隋唐五季逾久而著其承承至此必亦有尤異取信不惑者然猶未至益人國也入宋祥符冠褐始召崇觀符籙始盛其時有虛靖先生道始顯至穆陵賜號觀妙先生可大甫三十五代其退潮拯旱猶信由是龍虎山宮觀

隱居通議卷十六

八讀畫論叢書丙

壓東南爲福地第一化人之蒙袂四出者致方物修士之贏糧訪道者賈摯幣祈者謝者不寧令者膝行而踵至居如市市如邑兒童下走順風而呼鷹而售者滋富至莫辨于是用物宏矣乃三十六代天師宗演起紹陵訖德祐且十年方禁中奉祕祝謹然不召至乙亥丙子閒金陵已不守信未下然北使已先傳張天師召召且亟當是時環江南之冰泮者無息壤茲山獨師是恃而師不自保然未幾時而錫冠劔陟師號予護持免徵發掌教事度諸品若曰神僊子孫而不名由是寵光赫然

又前代盛時所未有由是士大夫有不能出者貧無處者阡陌之負耒往者親者故者莫不挂冠易服庇風雨寒暑由是入其境者若華胥軍行而狼顧者曰天師之四履也催科而且適者曰天師之所撫存也物之熙熙然者不惟不知陵谷亦不知誰氏之子如是者十又七年而演道靈應沖和真人死其君子曰是號簡齋真能簡者也其弟子曰吾師度世解厄非死也殆天師復生先是相傳其教三十六代是故一終一攝不以閨居正懼及也至師而遭訖錄之難或謂道盈亦無所逃於數

隱居通議卷十六

九讀畫齋叢書丙

然惟師以愚守智惟師以儉致福惟師以清靜禦外物故能涉乎邊境而不禍搏乎九萬而不中道天而又能以餘為濟世得名又非特脫于其厄而已乃至是始昌若論其存亡絕續之際有不可勝述者焉其從容若不得已而應其寡默善為上而不爭或曰天師非世人也蓋必有出乎人聞耳目之表者獨恨不盡知耳聞其初至北也不敢挾劍以行及其呼劍而劍至又云北有二虎撫之汝吾左汝吾右皆靡然如命凡流俗好怪所傳間皆若此皆如說東方朔者非實也亦非道也道在平

易卽簡齋者是已吾方以其簡爲近道而彼欲以小夫  
曲說神之以此勝魔非魔道邪然吾聞山中人言其將  
逝也亦不能無小異最後北行之日所居面里所山崩  
辛卯得白兔然不死此其可信者其三代見世系其子  
孫見碑陰生淳祐甲辰死至元辛卯葬里之澥田實己  
亥九月癸酉嗣天師與棟賜號體元宏道廣教真人是  
爲三十七代前觀妙先生銘吾師廬山相國老筆也今  
天師能不遠介其徒以屬我曰斯文託再世矣以吾從  
古心之後爲有媿也乃依楚歌爲辭以系之辭曰山龍  
衣兮翠黃英瓊瑤兮五梁儼歸奏兮玉皇我祖兮撫我  
大荒途迷兮屏翳驂左指窮于薪兮不窮于火陽平兮  
賜履於謳於謳兮山中之子風枝號兮老龍吉死我祖  
兮在天覽揆錫兮茲茲于重斯文兮以傳

江公作觀妙真人志筆力跌蕩眞如天馬游龍不可羈  
蹙而又淵然其光油然其味誠老筆也須谿此篇頗覺  
纏繞有窘態滯礙少活意且又辭費或者未足以繼乃

師歟

予近作桂舟先生墓志時不曾觀此篇偶信意作招詞

以銘之聞有一游士見而評曰墓銘不應作騷體觀其文字考其議論直須谿焉耳或以見告因笑曰謂吾文似須谿固非欺我而謂銘不用騷體亦未可以律我昔惟韓曾不作此體歐陽公銘石守道梅聖俞皆長言之其說曰言之長哀之深也几案偶有汪龍谿文劉後邨集在焉取而觀之銘以楚詞者甚多何止須谿乃知吾黨持論不可草草劉公玉淵曾爲人銘墓亦用此體時有一名公見之曰銘作招詞甚佳事載集中

### 藥王贊

隱居通議卷十六

十一讀書齋叢書丙

廬陵劉太博辰翁作藥王贊詞甚朴而旨有在可發一笑贊曰左畔龍樹王望龍右畔孫真人騎虎惟有藥王屹立于其中不龍不虎獨與犬爲伍不知何故

### 吳司封上陳丞相書

臨川吳司封鑑上陳丞相書有曰天下事非善類之眾不可爲也一齊眾楚薛居州不能善其君一暴十寒雖孟子不能智其主今日牛畜侍以仁義明日荀欣侍以選練明日徐越侍以節儉而歌者之田止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則言翰林學士給事中則言度支使鹽鐵使京

兆尹則言而制使之職削蓋眾正進然後羣枉消以上  
數事相類剗切動人

程漢翁詩序

近嘗見疊山謝先生枋得爲程漢翁詩序曰詩亡而春  
秋不可續宇宙閒一大變也程君漢翁出雲樓吟臺一  
編示予予誦懷古四詩涕泗交頤不能禁覽盡卷乃欣  
喜雀躍知天下尙有英才黍離之悲無衣之壯匪風下  
泉之思盡在此矣江北多英雄吾有望焉因詩以見志  
漢翁所蘊蓄所樹立所成就豈易量吾於是重有感焉

隱居通議卷十六

十三讀畫齋叢書丙

藝祖最重讀書人雖超世拔俗之才不由科舉程文奮  
身必不得行其志三百年後以學術殺天下者皆科舉  
程文之士萬世傳笑儒亦無辭以自解矣予從先朝名  
將相游泛論邊事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時文  
名而捐軀報國不畏鋒鏑能使武夫心服爲國家延數  
十年之命者僅得曹毅節彭文子余義夫徐有功王景  
宋五人焉至有功貶死吾知國不可以爲國矣漢翁勉  
旃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在季而愚  
當興而智漢翁豈肯終爲愚者乎故曰天下英雄必有

借漢翁爲儒解嘲者喜談樂誦當過于五人矣吾之敬  
愛漢翁豈特詩道而已也

壘山翁信州貴谿人素有文名筆力奇勁此序不盡其  
所長而忠憤之意見于言外獨其貶駁科舉程文之士  
誤我國家傳笑萬世此則誠爲至論有合于先儒之旨  
序所謂曹毅節則有聞也與彭文子余義夫皆偉然英  
傑之士有大功于西陲者景宋名登義夫之幕客殊有  
才略惟徐有功雖號帥材而狂疏誕謾無顯蹟庚申臨  
江之禍公議非之然義夫乃趙信國識拔入官非由科

隱居通議卷十六

十三讀畫齋叢書丙

第故雖貴顯猶以此自歎每稱白鹿諸生序所稱誤也

勳名如義夫何必科第

案徐有功  
名敏子

劉氏族譜序

吾宗之劉其原甚遠逮族兄太史揆嘗爲江樓劉氏族  
譜序所以紀迹流派者具備茲錄以示我後之人使無  
忘其世本云其序曰

劉氏堯之後散居江南者漢高祖封其弟元王交于楚  
而衍之也唐季有自翻杖一劔徙居南豐又自南豐分  
而之廣昌之新城之建寧江樓入居士寶藏初徙時劔

劔長三尺許有北斗星文志天漢元年鑄紹定庚寅劫  
火黃冠得之呪符水云密國曾公致堯銘居士墓載有  
牛六十頭手鈔古書數百卷居士作江樓密公爲賦五  
言長韻見鳧繹集其叔子與荆公爲同門壻荆公之父  
益之出守韶州居士同游石仙巖和詩有刻石在初慶  
歷韶州縣立學宮居士孫一力任其費曾易占作記實  
子固十八歲少筆居士生四子四子之子生孫孫生子  
眾而多微波流星散譜系益落缺不能盡詳惟予大父  
秦夫府君與從祖光夫

諱炎水  
朝大父

及定夫

諱止象  
山高弟

二先生

隱居通議卷十六

十四讀畫齋叢書丙

三派子孫尙習詩書別利善譜可得而考其他昔爲士  
而今無後與今有後而不爲士者不能具載子老病日  
侵自度進不能頌清廟退無可吟梁甫思息景山樊間  
中巷德恭翁季大年弟兄力學而任運所居先廬猶是  
南唐時柱石誠之永豐官滿因而塗墍之定夫師象山  
號子路與里人黃幾先彭明甫相講學予外舅丹霞翁  
來南豐訪定夫及沈德中後歎息久之此譜故可考也  
太史公作古帝王聖哲世系採摭四方異聞甚備而卓  
然可稱述者殊少予聞盛德必有後蓋不在乎元來雲

初之多而在乎風流文采之不可湮沒也今劉氏之族不繫乎風俗之媿惡不關乎文墨之興衰若不必存而存之抑存吾祖而已後譜綱目成題曰江樓劉氏族譜畀大年今年七十有七喟然而嘆曰有是哉誠之下世而不見矣分三家子弟脫其橐世守之使後之識子心者有稽焉淳祐庚戌立春日世孫方石揆序

方石太史自號也太史此序文氣斷續未得爲工然書劉氏原委則略備矣其錄而存之爲是故也案密國曾公神道碑載公以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丁亥卒于官是

隱居通議卷十六

十五讀畫齋叢書丙

眞宗朝也此序云密國實銘居士之墓則居士之卒當在大中祥符以前矣至云慶歷修學居士一力任其費則慶歷乃仁宗時距祥符已懸隔無乃謬誤乎蓋一力上脫孫字學記所載云縣之士劉德純合同志而請德純則居士之孫也此一節又誤在作江樓之上當在游石僊巖和詩有刻石在之下旣敘居士之叔子方及居士之孫次第方安太史平生爲文極詳謹不應此獨疏鹵得非傳寫者之譌邪其集所著如奏議碑銘皆卓絕高古自成一家如餘清堂記朱丹林墓志符進士墓志

劉迪功墓志則其尤妙者也獨此序差不逮他作云

口銘

偶至一禪林見有口銘頗佳因錄之其銘曰神以感通  
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螻  
孔貫河湓流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  
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原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隱居通議卷十六

隱居通議卷十六

十六 讀書齋發書內

隱居通議卷十七

南豐劉 堦起潛著

文章五

省事老人贊銘

朱新仲舍人翌白號省事老人初仕汴京南渡又仕于杭都文采聲華傾動一時嘗得其別集觀之有所作范文正公畫像贊甚佳今錄于此

序云文正范公名在天壤功在社稷國史書之鐘鼎勒之四夷百蠻傳之如神明天下後世仰之如日月山澤

隱居通議卷十七

一 讀書齋發書內

之儒嗟嘆不足仰瞻遺像再拜而爲之贊曰乾綱回薄妙變四時有大坤輿載厚不移其中哲人千載一至其至維何天地則理巍巍文正國之蒼龜民之父師以天下之重自任故舉萬鈞而若無以四海赤子爲心故甘百謫而不悔垂紳正笏聳泰華衡嵩之表活涸濡枯傾江河淮濟之利日月有時而食而公之名不泯鐘鼎有時而盡而公之功不斲唐郭令公之武漢周絳侯之氣吾儕小人手舌俱廢拜頽有泚求之夢寐

杜子美畫像贊曰凌萬乘以崢嶸之氣貯千古以磊落

之胸筆下有神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詩人之宗乎束帶裁冠凜然似謁肅宗而論房瑄神閒意定超然若湖瞿唐而上泛沅湘而東也

蓮葉硯銘雖不及前二贊之妙然亦奇健其詞曰玉井之泉泰華之峯有十丈蓮脫葉馳風化而爲石淪于深淵大澤之中琢以爲硯置之墨客子卿之宮涓涓之澤沒世不竭是爲元穎湯沐之封而日游戲于其閒蓋相與託令聞于無窮

### 琴譜序

隱居通議卷十七

二讀畫齋琴書丙

近見北人有琴譜一集集有序序頗可觀云龍波子作不知何氏名也今錄于左

擬清廟之古賡南風之詩聖人之制作也續杏壇之音鼓宣尼之操吾徒之修養也瓏玲其聲龍吟鳳鳴妙契大造發越七情猗與琴哉非金槽鐵撥比也非鴻鵠其心者可學也非鄭衛其耳者可聽也前輩或曰傳授無閒然可傳者譜不可傳者心也心而可傳則何以千載而下獨伯奇師曠諸子之專其美蓋得于心者自應于手其不得于心者徒求其聲求其聲者特造作之巧應

于手者乃自然之清噫嘻志在高山流水知之者惟一  
子期至于馬之仰鶴之舞則又物之靈也吾之于琴固  
不敢以子期望今人每獨惜今人之不馬鶴若也凡我  
同志以其自得于心者而撫之而自聽之亦不必冀人  
之知不知也龍波子序

東牟墮秀亭記

近見東牟墮秀亭記金人文字失其姓名記文亦簡潔  
可觀但詩末句俚拙耳雖緇流有此風調然終非大雅  
也

隱居通議卷十七

三讀畫齋叢書丙

天下以形勢之要雄東牟東牟以海山之秀甲天下山  
視遠人人視遠山見之易友之難隴首牧兒林閒樵叟  
雖能視之而不能友惟太守完顏公奇人也前之刺州  
政者多矣官于斯牧于斯不能亭于斯豈力不足抑覽  
不至也公于是鑿城爲基斷木爲亭人不聞役樂成厥  
功同僚佐登墮其上見夫煙棲雨宿雲出月來歸鴻野  
鷺如飛几席之上終日望軒冕焉昔莘野以阿衡而傳  
襄陽峴首以羊叔子而傳赤壁以東坡而傳今則崑崙  
奇秀得我公發越之他日與山增重未必不由伯樂之

一顧也嘉歎不足故詩之詞曰霜天曉兮白雲飛洞天  
暮兮白鳥歸江月照兮松風吹好箇家風人不知

象山先生言吏姦二書

象山先生作王荆公祠堂記筆力宏妙自謂斷百餘年  
未了底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此一大題目非先生  
不敢言非先生不能言也當來更加摯斂使歸簡嚴則  
前無古人矣先生精于說理長于論事惟其天材宏縱  
橫說堅說逗盡底裏沛然不窮讀之使人氣涌神懣聞  
風興起而況于親炙之者乎嘗有與楊守一書言吏姦  
者其說甚妙其書曰

隱居通議卷十七

四讀書齋校書丙

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于邦君之側以間劇勞逸嘗  
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臆爲之先後緩急開  
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  
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  
證于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  
太守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  
崇閭里之事不接于吾之目途巷之日不聞于吾之耳  
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

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尙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疏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姦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實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

又有與徐子宐侍郎一書言某人護吏疾民陽若不任吏而陰實爲所賣姦滑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閒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

隱居通議卷十七

五讀畫齋藏書內

玩之熟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攜不見有毫髮畏憚之心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尤熾於今日公人所從得志本緣官人不才然向者裏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志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尙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沈通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

翼爲之干城沮救正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才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栢水救車薪之火也天生民而立官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里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眾使之吞聲飲恨重足脇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此二書明暢痛快說盡吏姦乾淳紹熙盛時且不免此況今世乎使先生觀今日之公人世界恐又非二書足以盡其情狀也民生斯時可憐哉夫御之如東溼視之如仇敵待之如盜賊尙不免姦惡溢出毒我生靈況乃以士大夫禮之以僚屬待之以心腹耳目寄之何異于

教孫升木授賊以兵則善良之破骨出髓吞聲就死蓋無怪矣

### 程伯剛墓銘

劉左史光祖德修簡州人自號後谿名節士也嘗爲程伯剛墓志銘備述伯剛未生時其父夢一青衿童子挽衣自言來爲公嗣且曰我青城先生兒也明年而伯剛生生三十七年而病病且革父母問所欲言無他語第云僂階淺未足以成功名遂死開禧三年三月也此說荒忽怪誕正人端士所不道獨其一銘絕佳謾載于此

### 隱居通議卷十七

七讀畫齋叢書丙

銘曰祠之西峯有翮其童暫下人世兮還山無蹤曷不少候以游夫蓬萊道山之宮曰吾未足以成功也獨畱遺冢與遺書使思子兮無窮我爲勒銘識其幽封月明山空魂其歸來蕭蕭松風已矣乎聊託吾文慰而翁母索之杳冥之中

### 范去非墓志

樞密宏齋先生包公道夫恢以學問爲時師表固不以文字名也平生爲人作豐碑巨刻每下筆輒汪洋放肆根據義理娓娓不窮蓋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獨于予

故人范君去非一墓志簡潔清俊足以寫去非之平生無泛語無諛詞豈韓退之志樊宗師卽學樊體意邪去非爲人精俊灑落其文章亦然而包公此志極稱之去非得此足以自慰於九原矣文曰

君范姓禮名去非字後易名異字行可其先世國博柔中與元祐黨籍行可其六世孫也爲人機警其氣貌精神如鸞鶴其文詞詩句如冰雪其自號曰月崖或謂其飄飄有飛仙風韻治家整整條理景物器用文籍圖書莫不奕然鮮明快人耳目意欲自立不混流俗言欲簡

隱居通議卷十七

八  
讀  
事  
錄  
卷  
第  
十  
七

潔不爲塵冗大概與時落落若寡合而與人極有情有義人亦多相樂而少相忤也資其爲文者多延館之其才美宜遠大而又疑其過清慮福壽之不及者年纔四十有三一疾果不可爲病中亦自笑曰只如此死矣無戚容悲辭也嗚呼千里之行未半途而車遽折馬蹶蹶可哀也夫時咸淳初元乙丑十一月一日也三年予方歸自京未及家而其子輝遠來哀請謂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西城縣太平鄉十五都大義祖隴之旁求誌于予予以誼不容辭乃志曰曾祖如川朝請郎通判瓊

州妣鄧氏祖鏗妣官氏父汜里名士也有聲場屋嘗三  
以賢能興妣張氏娶張氏毅然能守夫志一子輝也三  
女良勝阿益細妹在室銘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聖人  
不能必也何行可之有餘于秀而不足于實也邪抑如  
圭如璧世所共寶之今擇斯藏斯尙其永保之端明殿  
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城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包恢謨通奉大夫寶章  
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武城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戶曾穎茂篆蓋

隱居通議卷十七

九讀畫齋藏書內

去非以文章受知于包公其登從班牧吳門必屈去非  
偕行凡朝廷之表奏官府之書啟皆屬焉去非亦能介  
潔自勵不以私干公逾愛敬之公之除樞密也約子同  
造朝時子母病乃入城詣公辭行酒閒從容談及去非  
平生公淒然悵歎爲之投箸足以見其敬愛矣故于此  
志用意甚深

大覺寺長明燈記

盱江出郭西門良疇衍沃清流湍激夾道巨石峙立若  
怪獸奇鬼狀是爲麻原第二谷踰華岡躡石磴深入數

十里有精藍曰大覺昉建于唐光化開山師懷震有道術其始至也伾而前谿隨止卓錫搜巖剔藪以立寺宇初名靈隱皇朝治平中始錫今額旣數百年矣今寺僧妙珪節衣并食銖積寸纍又于長者布地之金以益之市田爲長明燈費歲入米以斗計者凡二千且用佛屬付國王大臣故事請文據于有司勒堅珉以詔後庶幾永終不墜閒請記于予客有謂珪曰而法中有掌中之光照十方者有絮孔之光照一室者有變見光景輝耀嵯谷使人目眩神迷若峨眉五臺天台廬阜者今而辛勤昏旭增曲續炷不亦勞且小乎珪曰若子所言或者方以病吾徒之善幻我法之正不如是也今吾以眞實心作無盡供使幽明同一昭徹聖凡同一歸向日月經天容光必照吾燈不鑠雷電晦冥風雨總至吾燈不闇寒暑往來星移物換吾燈不斷塵揚東海灰出昆明吾燈不滅鑿大昏之壙闢靈照之戶揭孤光以長存破羣迷而成曉使內外精粗融會一法顧不躑躅子以其言近道遂書以爲記

隱居通議卷十七

十讀畫齋叢書丙

此西園先生傅公幼安自得所作也簡巖溫潤自成一

家蓋其學本於左氏故無冗長之病然諸記多弱獨此爲勝非若古賦則篇篇皆佳蓋人之能各擅一長云

### 陳仲石志

後邨集中有云予少時讀龍泉所作陳仲石志高雅如檀弓穀梁條鬯如荀卿子至今猶不忘憶昔嘗與雲奮趙史君論水心文字止取其銘之佳而未及其志也後邨翁推尊極至念不可泯因錄于此識者更其評如何然不讀志亦不知銘之妙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已

### 隱居通議卷十七

士讀畫齋叢書丙

年進志上習通性明服所知于家而宗族慕焉信所行于里而鄉黨賓焉意逾高力逾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縱于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于衰妄也訓于經講于禮者必欲周于事達于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仲石父之鉅子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官國之修士也夫如木升而爲材可掄如玉琢而爲器可繼藉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于安仁其弟崇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立之不及于成

就此師友之所以爲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職而皆以必用爲貴偶不獲用爲憾志立之卓祇重爲累焉三代之時道實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天一也用舍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蓋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卹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魏鶴山文集序

劉清叔激舊居廬陵徙匡廬自號玉淵登科入仕至監簿中更臺劾謫瑞州通判又謫封州嘗以文墨事信菴

隱居通議卷十七

上讀書齋叢書內

趙丞相藉甚文名有玉淵集刊行其筆端透徹處痛醒人意第滔贍之過反傷汎濫若加孳斂之工以造簡古之味足可名世矣魏鶴山集敘曰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文治彬彬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厭五季之萎爾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組織則楊晏爲之伯已而回瀾障川駢雕反樸崇議論尙風節要以關世教達國體爲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濂谿周子出焉其言曰道德之不務惟文之能藝焉爾作通書著太

極圖大本立矣餘力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  
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達仁體通鑑精纂述擊  
壤豪詩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英華  
發外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學其弊至于忘道忘藝知  
有語錄而無古文始欲由精達粗終焉本末俱舛然則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豈濂谿所尙哉又道州九疑山  
虞帝廟碑銘有曰歷數有終精一不死藏其袞龍橋山  
故事皞頴曰帝軒轅曰皇帝賓其閒匪璣卽衡又曰帝  
車下來天風其飄長松鼓之五弦九簫此等皆意到語  
妙

隱居通議卷十七

三讀畫齋鼓書丙

默菴銘

忍默平直養生四印山谷翁詩中語也其詩曰百戰百  
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  
藏秋毫心地直以此謂之四印而提之以爲養生之用  
千峯陳文定公嘗爲人作四印堂記發揮頗盡其理其  
後有熊生者善篆刻圖書而自號默菴予友吳允文侍  
郎爲作默菴銘直以山谷之說櫟括爲文雖一時戲筆  
而鎔意鑄詞頗有巧致且于印事甚切云

涪翁四印忍默平直子遺其二獨守其默豈三不足惟  
一是克抑守其一以用三德熊曰不然彼道吾器直以  
爲絲平以爲地刃于心上有刻之義吾守吾默于是爲  
四子曰大好雖器亦道以印印心生也可保一菴聊寄  
非瓦非草子印我歌佩以爲寶山西吳浚贈熊默菴

吳浚

南城人字允  
文自號山西

允文死漳州且十年丙戌六月熊默菴過我誦舊詩愴  
然爲錄于此因想疇昔允文與子談文評詩忼慨激發  
玉立頎然今遂無復斯人可爲永慨

隱居通議卷十七

十四讀書齋叢書丙

艾軒先生跋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  
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先  
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人田地退之則惟意所  
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  
在我與別人也此譬亦可人意

水心遺文

昔開慶己未歲嘗遇取水心文之絕出者手鈔成帙以  
備觀覽時年甫二十耳智識未到而輕于書取嘗疑必

謬今者仕闈五載不讀此文久矣歸來暇日重閱全集  
欲採所遺而亦無踰于前所選豈七十八翁知識不加  
于二十時耶因記雲畚趙史君曾與余論筆法引水心  
公所序徐致中語極有味余乃遺之今日因見卽八法  
結構之論也謾錄于後蓋雲畚翁亦喜讀水心文者俊  
穎超卓廣記博辨當劇談快意時輒索予同聲背誦晉  
元帝廟記司馬溫公祠堂記陳同甫王道甫周子及徐  
靈淵等諸志銘抱膝齋詩朱孃曲諸篇以爲樂噫久無  
是契今之友朋會是意者寡矣舊集蓄藏歲久溼漏腐

隱居通議卷十七

五讀書齋校書內

壞懼成灰塵故亟鈔而存之延祐丁巳四月三日

送徐致中序曰徐致中在零陵得單秉文筆法以自書  
論語大學諸篇遺予予得之驚喜爲作詩云歐虞兼褚  
薛字遠筆爲塵今日覩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嚴號令  
富有活精神碑版荒唐久遡看走四鄰然致中書暴進  
而予素不知書恐見者嗤侮遂不敢出此因其赴龍谿  
承謾書以別致中云今人字不用法隨帖摹寫止取形  
似雖有巧拙豈足評論予問當用何法致中言王逸少  
則不可知凡書皆一法如匠造屋主人位置裝折不同

木之分寸必應繩墨故分爲點畫合而爲字無妄施者致中所造如此當遂名家更須歸日驗之

劉會孟題本朝列聖遺像

平園周丞相家藏列聖遺像求劉太博會孟題跋劉嘗仕福州州有開元寺寺有神御殿以奉祖宗遺像蓋宋都汴京時太廟奉塑像龍圖閣奉畫像景靈宮奉椽櫨像像甚輕故靖康之亂建炎之遷藏于福州自太祖至哲宗七帝而已會孟在福親見之與今世間所繪不同故題曰

隱居通議卷十七

六讀畫齋叢書丙

昔從三山開元冠帶上謁神御殿殿之室畫黑火令巖甚寺僧藏燭袖閒至殿上乃出之然後見咫尺太祖太宗姿貌如龍然熙陵視兄微皙二帝皆粲然啟其齒初見若驚故相傳不敢正視視輒目疾非高廟神靈至此殆魄動神奪故也真宗仁宗皆蕭散如天人惟英廟乃似今所傳藝祖像赫然而髯張瞪視者熙豐之聖人也至元祐帝則盛年鶴聳而長于是七廟盡矣時環視俛仰流涕念人間所傳理不得似此卷出平園公家云配祀本至近年穆陵老少態異不論眉平而重顧瞻更長

今猶凜凜如清光在望恭惟過江靈御橋山弓劒豈復  
忍紙上見形似哉燕人溺喪過晉而悲雖非真實其傷  
心一也

隱居通議卷十七

隱居通議卷十七

七讀書齋較書丙

隱居通議卷十八

南豐劉 壘起潛著

文章

六

作文法度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者世推左傳史記而其文法乃有相似者蓋古人作文俱有閒架有樞紐有脈絡有眼目前卷屢嘗言矣今重宣其說以訓諸孫如左傳載宰孔賜齊侯胙一段有曰將下拜無下拜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連用四下拜不覺重複晉公子對楚子有曰其波及

隱居通議卷十八

一 讀書齋叢書丙

晉國其何以報君其避君三舍其左執鞭弭凡四用其字蹇叔哭師蹇叔哭之哭而送之凡兩用楚子問鼎用德字作樞紐脈絡凡六用楚子懸陳猶可辭乎王曰可哉因懸陳乃復封陳前後照應楚復與鄭平敢不唯命是聽亦唯命亦唯命賓媚人對晉退師而曰云云而曰云云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命是聽皆再用晉三帥遜功某何力之有焉凡五用晉復荀知罃用報字關鎖其誰敢德其誰敢怨死且不朽亦死且不朽皆再用晉卻至聘楚吾子其入也凡再用首尾照應呂相絕秦我是

以凡五用我字多用幾四十鄭子駟改載書終獲鄭豈  
惟鄭何恃於鄭疊三鄭字成句晉士句平王室葦門閨  
竇凡三用關鎖駒支荅范宣子連用六我字臧武仲辨  
詰盜絕又不能若之何不能將何以能疊三能字鄭子  
產對晉徵朝凡五節貫串子產請晉輕幣連疊四賄字  
四令名字貫串子產獻捷于晉我字凡十五用子產知  
然明子產問政於然明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論人  
心不同用學字關鎖首尾子產誅公孫黑大刑將至司  
寇將至照應晏嬰論季世此季世也亦季世也照應史  
記文法亦多如此略舉其概毛遂曰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云云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  
云云勝不敢復相士公孫龍曰云云此甚不可云云此  
甚不可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云云故曰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范睢曰臣又何患云云臣又何憂云  
云臣又何恥韓安得無聽乎云云韓安得不聽乎侯嬴  
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云云人固未易知知人  
亦未易也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云云勝也何敢言  
事韓安國傳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

后弗省也云云再言之亦是此例樂毅荅燕惠王書兩用受命而不辭兩用先王以爲然相應李斯逐客書五用今字貫串七用不字左氏文法變化頗多史記只是此一樣擊首則尾應所謂常山蛇勢也

昌黎文法

韓文世謂其本于經或謂出于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祕示人以高故未嘗尊稱遷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于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嘗自泄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

隱居通議卷十八

三讀書齋校書丙

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云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韓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記荆軻傳云軻真傾危之士哉韓毛穎傳云秦真少恩哉班孟堅東方朔傳云柰何乎陛下韓銘云柰何乎公若此者殆不勝紀然則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流俗無特見隨聲附和以韓文爲一出于經誤矣予嘗舉此質之雲奮趙公公擊節歎服以爲確論

李盱江文

盱江李先生長江賦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當

與平淮西碑並傳

詩文工拙

世言杜子美長于詩其無韻者輒不可讀曾子固長于文其有韻者輒不工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名儒大才俱不免有偏處予謂山谷亦然山谷詩律精深是其所長故凡近于詩者無不工如古賦與夫贊銘有韻者率入妙他如記序散文則殊不及也

韓文公廟碑

嘗觀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有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

隱居通議卷十八

四讀書齋藏書印

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諂能使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自安于朝廷之上此正用史記龜策傳中語云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源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于河還報于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觀其文法正似相同

文法

漢武帝時齊人少翁以方術得幸封文成將軍後以事

敗誅而隱也又有藥大亦以方士進自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論衡云氣勃而毒盈故食走馬肝殺人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遂拜五利將軍四可字乃文法也

取子異見

西山先生編文章正宗取周襄王拒晉文請隧一事爲辭命之冠又取祭公謀父諫征犬戎爲議論之冠其後東澗湯公漢編古文則取子產請晉輕幣爲第一又取

隱居通議卷十八

五讀畫齋叢書丙

子產壞館垣爲第二蓋取子之不同如此近世編詩者亦然人各有見也昨見浙東有唐詩選數十篇率多平常而佳者反棄去殆不可曉平心而論則惟天地長留集所取爲當

經文妙出自然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爲也左氏已有作爲處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爲韓有自然處而作爲處亦多柳則純乎作爲歐曾俱出自然東坡亦出自然老蘇則皆作爲也荆公有自然處頗似曾

文惟詩也亦然故雖古作者俱不免作爲淵明所以獨步千古者以其渾然天成無斧鑿痕也韋柳法陶然純是作爲故評者曰陶彭澤如慶雲在霄舒卷自如

### 詩文取新

語意不塵詩文之一妙也韓文公云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或曰是不難熟復莊騷卽不塵矣夫南華經與楚辭二書經千有餘年然一展讀則煥爛如新學文者能取莊騷玩味之又取世說新語佐之則塵腐之病去矣

### 隱居通議卷十八

六讀書齋叢書內

### 平園文體

後邨跋周益公親書艾軒林公光朝神道碑後曰平園晚作益自摩厲然散語終是沈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志銘極簡嚴有古意然予反覆熟玩其文平順典雅則有之謂之簡古則未也因記壯歲與西園傅公共觀某人文字其人亦試詞科傅公曰此文未脫詞科體也予曰然蓋詞科之文自有一種體致旣用功之深則他日雖欲變化氣質而自不覺其暗合猶如工舉業者力學古文未嘗不欲脫去舉文畦徑也若且陶汰未淨自

然一言半語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舉子語在其中者謂之金盤盛狗矢

曹子建論文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逮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此魏陳思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中語允謂名言世之露才揚己強辯護短者宜味之夫文章是非無有定

隱居通議卷十八

七讀書齋叢書丙

極人言果當何吝更改正不失爲己益也子建深明此理甚善惜不用之務學進道而止用之于作文其文又不能追于三代兩漢而止于組織浮麗爲三國六朝之體此爲可歎耳

序書

歐陽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山谷先生歎息以爲名言且曰見作序引後記爲其無足信于世待我而後取重耳此說有理然有遺論如何平叔序論語趙臺卿序孟子杜元凱序左

傳豈謂經傳不足取信于世必待此數人而後取重耶  
李序韓劉序柳蘇序歐王舍人序曾亦豈謂韓柳歐曾  
有待于此數公哉蓋序所述作者之意非謂作者待  
序而傳使作者果不足傳序顧足以爲重乎涪翁之言  
未爲確論第恐當時序五代史者人不足重文不足采  
故云爾再考序五代史序乃陳師錫也神宗甚喜師錫  
之文每于眾作中見之便自認得常以錦囊盛之陳後  
爲御史有大名

象山小簡

隱居通議卷十八

入讀書齋叢書內

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閒薰鑪前引茶  
鼎後殿方池爲鑑回谿爲佩冰玉明瑩霜雪騰耀則噴  
玉新亭眞蓬壺瀛洲也此象山先生所與張伯信小簡  
也餘事文章信意翰墨而造語精俊如此眞可爲法但  
他人當此境界惟供風雲月露之資先生則內外齊觀  
卽鳶飛魚躍之妙矣

記體

昔人謂韓文公作記止記其事而後人作記乃是作論  
此語切當

隱居通議卷十八

隱居通議卷十八

九讀畫齋叢書丙



隱居通議卷十九

南豐劉 堦起潛著

文章七

左氏莊周

左氏莊周接踵特起著書名世冠絕古今雖旨趣故自不同然皆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昂春秋戰國乃有如許文雄殆亦閒氣邪

莊子注

郭象注莊子議論高簡殊有義味凡莊生千百言不能

隱居通議卷十九

一讀書齋叢書丙

了者象以一語了之余嘗愛其注混沌鑿七竅一段惟以一語斷之曰爲者敗之止用四字辭簡意足一段章旨無復遺論蓋其妙若此世謂莊子注郭象亦是一說

夷狄

王通謂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夫殘忍貪暴戎心之常亦何德之足言借曰有德不過吏卒盜賊姦人狂夫輩懷之爾果其德合天心自爲三才之所不捨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此春秋之義也

朱陸貶揚雄

揚雄作太元經以準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前代名賢皆謂其學貫天人諸子莫及至其美新投閣之羞則略而不責焉逮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始確然爲之言曰子雲之太元錯亂著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胡虜強盛以至于今尙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元以言易重可嘆也朱文公作通鑑綱目又特書曰莽大夫揚雄死自二先生決此論而後雄之所以爲雄者始昭白于天下後世然南豐先生之嚴

隱居通議卷十九

二 讀書齋叢書丙

司馬溫公之正皆于雄有取其見不同如此而南豐先生以揚雄處王莽之際合于箕子之明夷詳哉其言之也朱子極推南豐之文原本六經未嘗訾議其論則朱子亦存其說矣

列子精語

劉向校列子書錄有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

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向此數語頗能盡禦寇之旨案列子書凡八篇其粹者莫出于天瑞一篇傳者云禦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然後世多宗南華而談沖虛至德者反寡蓋莊子得其說而善用之所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者究其旨歸則漆園之言皆鄭圃之餘也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于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于息焉反其極矣○抑又安知吾今之死不逾昔之生乎○子貢願有所息仲尼曰望其壙泉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歷如也則知所息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聖人藏于天地故物莫之能傷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

隱居通議卷十九

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  
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  
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暝  
之所弭晝覺之所遣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  
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無介然  
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樂哉爲美厚  
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  
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皇爾競一時  
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重囚累梏何以異哉○  
隱居通議卷十九

四讀畫齋叢書內

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  
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  
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生相憐死相捐○旣  
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  
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  
伏羲以來三千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  
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生民之不  
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

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天下無對制命在內○人不婚宦情慾失半○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以上皆列子中精語列子楊朱篇多至言但時有重複如論堯舜桀紂同爲腐骨而論舜禹湯武又曰與株塊無異如言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而又曰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皆一意而重出者也然大旨不害其爲達張處度湛注列子亦多有佳處足以補旨趣之所未及

### 治身事天

隱居道議卷十九

五讀畫齋叢書丙

老子曰治身事天莫若嗇呂榮陽希哲嘗書此語爲座右銘修行家以此爲養生之要要之此卽莊子所謂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如禮與其奢也寧儉言禮之本皆是此意

### 豬苓爲帝

嘗記水心先生文中有曰豬苓桔梗時而爲帝無不按節赴之或者疑其自作議論不知出南華經徐無鬼篇

其言曰藥也其實堇也卽烏頭桔梗也鷄臙也卽豕零也

卽豬苓是時爲帝者也可勝言郭象曰當其所須則無

賤非其時則無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此論大概喻人無貴賤觀所遇之時何如故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又俗謂可貴可賤皆此意也夫堇爲烏頭乃至毒之藥然用以治溼則爲帝五苓散用藥五味而獨尊豬苓以名其藥蓋雖賤而可以爲帝則貴賤亦何常之有哉唐宋重科目則儒貴秦尙功利則儒賤矣

案此以秦況元也故先言唐宋而後

言秦

### 莊子精語

世間常用好語多出于莊謾記一二于此偶因常用者

### 隱居通議卷十九

六讀書齋叢書丙

及之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癘之人

音癘

癘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帝王之德配天地○三軍五兵之運○日月照而四時

行○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

無事推而行是○雲者爲雨乎兩者爲雲乎○道可載

而與之俱也○是非其夢耶○仁義先王之遺廬

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倒置之民

營外

○以爲不己若者我之

謂也○騏驥驂驅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吾命有所制矣○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觸體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畏涂○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豐狐文豹何罪之有其皮爲之災也○犁然有當于人心○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谿工田子方之里人○吾所學者直土梗耳○使人之意也消○仲尼曰夫哀莫大于心

隱居通議卷十九

七讀書齋叢書內

死而人死亦次之○吾終日與汝交一臂而失之○揮

斥八極神氣不變○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凡亡司馬

云凡國名郭注言有三亡徵也○欲俎豆于賢人之閒○爲不善乎

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

而誅之○無所逃于天地之閒○石師謂匠石○柴立○

丘願有喙三尺郭云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

是不言司馬云喙息也宜南弄丸而弭難叔敖除備以

折衝丘亦有願有嘆息其三尺三尺七首劔司馬之說

似鑿○

隱居通議卷十九



隱居通議卷十九

八讀畫齋嚴書丙

